

新的希望 A New Hope

文 鄭政恆

時局如此，詩人何為？詩人是獨立個體，本著良心發聲，尊重生命與核心價值，是應有之義。

時局如此，何為真相？這是謊言當道的荒誕時代，民意支持成立獨立調查委員會，還原真相，追究責任。若有香港人死了，我們要知道真相；若有香港人被強暴了，我們要知道真相；若有香港人被毒打私刑，我們要知道真相。

時局如此，何去何從？五大訴求，缺一不可。Sharon Hom 說，香港人要講述關於希望的故事。

時局如此，有希望嗎？也許有的，在詩中總有微小而微弱，但散落各處的一點希望、願望、醒覺、自覺、反省、期盼。盧真瑜說：「這個生產欲望的都會／或許仍生活在睡夢之中／而有誰又獨自醒來」；米米說：「在銀河上空／轉動他的日與夜／這是一個卑微的願望」；鄭潔明說：「長廊上水鞋咬著乾涸的污泥／在果皮的餘香中／重塑新的步履」；周漢輝說：「命名中，書為草原，人們／作光，即使遍讀世界的黑暗」；黃妍萍說：「路還是那樣展開／我探探頭／街道、草原、大廈／陽光照灑 前方消去」；劉偉成說：「他們聚在一起談理想／分享食物：一根香蕉／沿街從青澀傳到成熟／晚上搭台研討新出路／還會給垃圾灑消毒粉」。

時局如此，新的聲音呢？這一期，我們第三度奉上「青年新詩創作坊」小輯，詩作十七首，數量跟兩年前一樣，都是年輕人的聲音。小輯早就準備好了，因為上期「引渡」中英雙語專號，來稿眾多，小輯延後了，但新的聲音還是新的。

時局如此，坐下來談談？好的，九月初，日本當代著名詩人高橋睦郎來到香港朗誦詩作，出席新書發佈會，也跟香港詩人交流。他的香港印象很獨特，他說香港像迷宮，是灰色地帶，有一種不確定

性。香港詩人的回應，集中於種種社會焦慮，香港的自由開放特色，還守得住嗎？《基本法》保障的「言論、新聞、出版的自由，結社、集會、遊行、示威的自由，組織和參加工會、罷工的權利和自由。」（第二十七條）「香港居民的人身自由不受侵犯。香港居民不受任意或非法逮捕、拘留、監禁。禁止任意或非法搜查居民的身體、剝奪或限制居民的人身自由。禁止對居民施行酷刑、任意或非法剝奪居民的生命。」（第二十八條）這些是不是一紙空文呢？如果這些只是空話，所謂一國兩制就是謊言。

時局如此，還有自由嗎？立陶宛詩人奧素拉·卡日柳納德（Aušra Kaziliūnaitė）說：「你要寫什麼，誰能阻止？」（who can stop you from writing what you want?）

時局如此，當然，還有詩歌，這是雪萊（Percy Bysshe Shelley）〈「虐政」的假面遊行〉（The Masque of Anarchy）的其中一節——

Rise, like lions after slumber,
In unvanquishable number,
Shake your chains to earth like dew,
Which in sleep had fall'n on you.
Ye are many, they are few.

起來吧，像睡醒的獅子
你們多得無法制服；
趕快搖落你們的鎖鏈，
像搖落睡時沾身的露——
你們人多：他們是少數。

（穆旦譯）